齐鲁晚报 齐鲁晚报

“破烂王”的冬天

(上接B01版)

“有20万元救急也好”

先是价格下挫,接着是持续的低迷,这一波行情从9月份开始延续至今。最近一直忙着到各回收站点调研的济南市再生资源行业协会秘书长丁庆军发现,几乎没有一家不受影响。“废钢材的价格已经从每吨3500元降到了2500元左右,而一些废钢材收购点库存的平均成本基本还维持在3000元左右。”

来自沂水的王福成在济南二环西路专营造纸原材料收购,属于比赵宗堂更高一级的收购站,今年9月份至今“已经赔了七八万”。

“价格降了不怕,只要别像2008年那样急跌,稍微赔点也能应付,现在关键是货量上不去。”王福成往常日均收货30吨左右,而最近,日均只能收十七八吨货。

王福成说,“每吨只看30块钱的利润”,而货量的持续走低,让他只能勉强保本运营,“刚刚够5个工人的工资”。

济阳县银兴再生资源公司是废钢材收购大户,以往月均收货5000吨左右,公司老板张君荣最近也倍感压力,“最近两个月的月均收货量仅有2000吨左右”。

与“三轮一族”的抱怨不同,这些行业中的相对“大户”眼下最头疼的是资金问题。

这两周行情略有反弹,丁庆军认为,有实力的经营者都想在这一阶段储备一点货物,摊薄库存成本,参与反弹行情,但资金难题也在困扰着废品回收这个“貌似不起眼的行业”。

在囤了100多吨废造纸材料后,王福成发现自己已经没有更多的资金囤货。跟记者交谈时,他不断打听融资的途径,感叹“有20万元救急也好”。

啤酒瓶价格前段也有3分钱左右的降幅,一位专收啤酒瓶的经营者认为可以囤货,四处筹资。丁庆军问他,要筹多少?这位老板说,1000万元。但借遍了几乎所有的朋友,这位在业内经营多年的老板也只筹到了几百万元。

“咱的关系还是不到位”

与这些具备一定规模的经营者相比,走街串巷的“破烂王”刘梅眼下的愿望看上去有些平淡。

来自菏泽农村的刘梅这段时间一直在济南市和平路诚基中心门外收购废品,尽管只有一门之隔,但她不能随便进入这个新建封闭式小区收购废品。她说,这个小区已经被别人承包了,“一年要交6万块钱”。

以前,刘梅也曾到一些小区收废品,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区开始“承包专营”,生生阻断了她的很多生意。

跟其他行业一样,废品回收行业也有一套自己的运行规则。丁庆军坦言,随着新建封闭式小区越来越多,“进门费”在废品回收领域几成惯例。在济南市历城区锦绣泉城小区收废品的一位“破烂王”告诉记者,该小区三个大门,“一个门一年6000元”。

“进门费”抬高了行业的门槛,造成一定范围内的“垄断经营”,也加剧了从业者的经营压力。在锦绣泉城小区收购废品的那位“破烂王”感叹,“如果不是交了费,早就不干了。”

在这个由“三轮一族”、小收购站、大收购站、专营公司等构成的废品回收行业中,类似相对垄断的经营模式普遍存在。而在大大小小的“破烂王”看来,这是最稳的赚钱模式。

王福成就很羡慕自己的一个客户,这位客户承包了济南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所有废品回收业务,“差不多每天都有五六吨的量,货量稳定,利润空间也比我们大。”更重要的是,像2008年那波急挫行情,也未让这位客户的收益受到太大影响。

但哪里有利益,哪里便有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相比一些大型居民小区或单位几乎明码标价的“招标”,要拿下一些这类“大户”,除去关系、资金实力,有时甚至会有其它势力参与,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绝非一般人可以参与的。

说起自己几次参与“竞标”的经历,王福成颇为无奈地摇了摇头,“咱的关系还是不到位。”

价格为什么老是上不去

处于回收终端的厂方实际控制着废品回收的市场价格。王福成一般将废纸送往淄博或齐河,厂方一旦调整价格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他,他再一一通知像赵宗堂这样的客户,赵宗堂则通知“三轮一族”。

目前济南市的废造纸材料主要流向淄博及齐河的造纸厂,塑料主要流向江浙等地及省内的莱州与滕州,铜等有色金属主要流向浙江宁波。

在与厂家打交道时,王福成知道,这一阶段,造纸厂的日子也不好过。

马延强曾在废品回收行业干了十多年,现在经营一家造纸厂,每月回收废造纸材料3000多吨。相比废品回收者的经营压力,他说,受国内经济形势和欧盟“反倾销”政策的双重影响,作为行业领头羊的山东造纸业,今年下半年以来面临极大的亏损压力。

一些炼钢企业的运营情况也呈下滑态势。负责公司钢材采购业务的江安集团副总经理吕文国新近了解到,目前已有钢企着手限产或以检修的名义减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营者告诉记者,他主要回收并加工废塑料,然后将废塑料颗粒送往江浙等地。而前一段时间,江浙等地制造企业的破产风潮,直接影响到了他的产品销路。“要说日子不好过,在这一个链条上的都不好过。”他说。

作为工业的前端和后端,废品回收传导着工业行情。丁庆军说,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行情的变化其实都在影响着废品回收业。

“废品回收行业的行情变化可以看作是一个信号。”山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红凤说,2008年废品回收行业的大幅下挫至今让人记忆犹深,彼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现在来看,它的影响仍在持续。同时,国内方面,自2009年以来的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滞后效应和挤出效应已开始凸显。“废品回收行业的行情波动,实际是国际国内经济大环境转向的信号。”张红凤说。

抱团方能取暖

没有人愿意挨冻。

作为连接散户和厂家的收购商,王福成通常与长期客户约定一定期限的“价格保护期”,便于他们出货。但他却享受不到厂家的价格保护,因为自己的货量规模远远不够。

“如果达不到约定的量,厂家会根据合同罚款。”他说。

其实,王福成或许有机会达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规模总量。

作为攀着乡亲链进城的一群人,在济南的废纸回收经营者中,与王福成来自同一个县的老乡有六七百人。比如赵宗堂就与他是邻村,而赵宗堂他们村,在济南的收购点就有20家左右。

丁庆军和马延强都曾到外地考察过废品回收行业,在他们看来,废品回收从业者要想提高抗风险能力,有效途径就是“抱团取暖”。

济南市再生资源行业协会的数字显示,目前省城每年回收废钢的总量约为20万吨,废纸的回收量只有十几万吨,而这可能只是一小部分。因分散经营而更显混乱的行业状况,让这些规模巨大的再生资源难以形成合力。

“目前困扰废品回收行业的,一是厂方压价,二是回款时间长。以钢厂为例,每家都会压款,时间从一周到一月不等。”在废品回收行业浸淫了近20年的马延强说,这两个问题并不难解决。

目前北京等地的经验是,由政府部门牵头组建一家公司,在市郊建立一个大市场,吸引废品收购散户入驻,然后由公司出面与厂方谈判议价。江苏则借鉴超市的连锁经营模式,以此提高议价能力。这样的好处是,既能提高收益率,又有利于城市卫生和消防安全。

丁庆军对在北京昌平区一废品收购市场的一次考察记忆犹新,那位接待他们的收购商指着货场上的至少2万吨废钢材说,“不用我去找钢厂,他们会主动来找我。就是主动来找我,价格低了也不行!”

在丁庆军看来,只有这样,废品回收业才能真正迎来暖春。

烟台佳恒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1年12月8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对中萃苑一期3号楼在建工程(面积约49800㎡)和土地使用权(面积约5200㎡)进行公开拍卖。

竞买保证金:3000万元人民币(须于2011年12月7日16时之前到达本公司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身份证明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未成交者3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竞买保证金。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展示。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其他事项即日接受咨询。
公司地址:烟台市南大街257号7F
联系电话:0535—6618302
6618293
2011年11月28日

▲王福成在济南二环西路租了一块空地,专营造纸原材料收购。

一个“破烂王”的三年轮回

近两个月以来,一波下挫行情让废品回收行业备受冲击。而相似的情形,曾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上演。

文/本报记者 石念军 刘德峰 片/本报记者 郭建政

从口袋里摸索出两个钢镚,换回一张皱巴巴的20元纸币,放在掌心里捋了又捋。

11月22日中午,一位在王官庄小区转悠了一上午的“破烂王”从老赵的废品回收站默默走开,手里掂量的是当天上午的全部收成。

一声叹息

“泡沫,1斤半,3块;废纸盒,30斤,15块。”

坐在秤的这一边,每收一点货,就往本子上记一个数字,钱数脱口而出。收下了这位“破烂王”一上午的收成,见对方闷闷不乐,老赵下意识地叹息一声。

刚刚年满50岁的老赵其实不算老,但在废品收购行业里断断续续地做了28年,他的本名赵宗堂已很少被人提起。包括天天来给他送货的“破烂王”们,多数也只知道他姓赵,不再年轻,遂称老赵。

前一段时间高位收购的七八吨货,眼瞅着一吨要赔300块钱,老赵心里有点疙瘩。正常情况下,一吨他只能赚50块钱,而一赔却是三百,这让老赵连连感叹,幸亏咱囤的货少。

前来送货的同行们不断向他反馈着市场上的信息。大金庄一个收啤酒瓶的,上半年收了10万多个啤酒瓶,3毛钱收的,而现在只卖2毛7。旁边一个收铁的,一吨多铁,1.6元/斤-1.8元/斤收的,而现在,最好的也只能卖到1.2元。

低位运行的价格以及大幅下滑的收购量,让他们的整个生意呈现颓势。

“以前,废报纸1块钱一斤,现在只有6毛,同样赚10%,之前赚1毛,现在赚6分,一百斤就少赚4块钱。”老赵算着账,之前每天能收四吨多废纸盒、一吨书本、一吨废报纸。而现在,书本和废报纸加在一起也只有七八百斤。

这两个星期,废纸的价格出现两个月来的第一次小幅反弹,习惯坚持“随收随出”的老赵,冒着风险稍微囤了一点货,七八吨废纸盒、七八吨报纸和旧书。只要价格能继续往上走一点,利润就高一点。听说老乡王福成囤了100多吨,老赵不敢,一来没那么大规模,二来万一再碰上2008年那种下跌呢?

三年前的噩梦

2008年那个冬天里的急速下挫行情,几乎是从业者共同的噩梦。

▲赵宗堂在低矮凌乱的小屋内接受记者采访。

一位刚刚送货给老赵的荷泽鄄城籍“破烂王”说,自己当时没存别的,几年下来,攒了几百斤铜。结果,最为值钱的铜,30块钱一斤收的,价格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跌到了10块以下。一万多块钱,一下子就没了。

“到现在,还有好多人不敢收铜。”他苦笑着说,那一次,就改了。

其实,那一波急挫之前,价格一路上扬。很多人都在瞅着赶紧囤货,力争抓住最高点。但这行情就跟股市一样,说跌就跌了,很多人成了击鼓传花游戏中那个手持花束的人。

丁庆军当时任济南市再生资源总公司黄台公司经理,一直坚持“随进随出”的经营之道,但陆续分拣出了一批200吨左右的上等废钢,试图“赚个好钱”,未承想恰恰是这批没舍得卖的宝贝赔了钱。在很短的时间内,钢厂的回收价从3900-4000元一吨迅速跌至2400-2500元。

老赵当时囤的货不算少,他比划着,从院子的北墙一直到南墙,百米左右的院子里堆了几十吨废纸。结果,废纸盒的价格从每斤0.82元一下降到0.25-0.30元,尽管暂停了收货,全力往外抛货,最终还是有2万多块钱打了水漂。

那时候,走街串巷20多年的老赵才入驻这个空旷大院不足两年,年纪大了,便不想再风吹雨淋地满街跑,投点本钱干了收购站。很快到来的2009年春节,老赵一个人留在收购站里看门,躺在狭小又黑暗的小棚子里,他算了一下,损失的2万块钱,差不多正好是他风里来雨里去整整一年的收入。

规模更大一些的王福成至少赔了20万元,但他印象最深的是,回家过年的时候听人说起,有个在另一个城市收铜的老乡,在那一波急挫的行情过后倾家荡产,媳妇受不了打击,自杀了。

不全是坏消息

2008年冬天的那一波崩盘行情,让接下来的一年几乎完全处于喘息阶段。

“一直到2009年第四季度,多数经营者才慢慢缓过气来,陆续走出亏损困境。”丁庆军说,急速下跌的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回复,2009年、2010年,这一波“慢牛”行情,一直延续到了今年8月,尽管再也没有触及2008年大跌前的那个高峰。

而老赵承受的压力还不止于此。租赁这个空旷大院的一角,起初年租金只要5000元,而现在,已经涨到了16000元。

王福成租赁的货场涨得更多,从每年28000元一下涨到了6万元。而他目前最新的担心是,等附近的路修好了,这里是不是又要拆迁?届时,他将不得不重新寻找货场。

连那位因为几百斤铜赔了一万多元的荷泽籍“破烂王”,也未能迎来好消息。那个曾经允许他免费常年蹲守的小区的物业,2009年就告诉他,要想继续在这里干,每月交200元管理费。

“2008年是一下子塌了,这一波是慢慢地。”老赵说,现在,只要保持一定的出货频率,就赔不了。所以,尽管这段时间处于废品行情的传统淡季,老赵还是不断安慰自己,“有点事干着,能赚就赚点,把生意养下去,不赔就是赚。”

何况,生活中并不全是坏消息。去年,儿子结婚了,儿媳非但不嫌弃这一行,还跟丈夫一起来到了济南,帮助公爹老赵打理琐碎的生意。看着儿子儿媳和和睦睦踏实实地忙碌,老赵知道,这才是自己最大的收获。

▲住在赵宗堂收购站附近的一位居民(左一)来卖废纸箱。

◓记者手记

重新认识“破烂王”他们值得尊重

本报记者 刘德峰 石念军

“兄弟,能像你这样跟我聊天的人没几个。”

刘梅是在11月22日中午缓缓说出这一句话的。那时候,我刚刚与这位在济南打拼十几年的“破烂王”,站在马路边,聊了一个多小时。

这位来自菏泽农村的普通女子,最近一段时间一直都在济南市和平路边——我暂住的小区门外,或坐或站地守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等候出售废品的小区住户。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因为采访,天天进出小区的我也很少注意到她。而家里偶尔需要处理的废品,早就卖给小区里面那个人了。

她把我与她的聊天当做了一种恩惠,这让我隐隐有些不安。

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忽视他们?抑或说,我们曾经注意过他们吗?

像刘梅这样以废品回收为业的人,在济南市再生资源行业协会的估算中,约有1万-2万人。他们或者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或者守在楼群下的一角,与我们惯常不愿伸手的“废品”整日为伍。

但正如刘梅的另一句感叹,我们是收废品的,而有些人把我们也看成了废品。甚至曾有一个小伙子,听刘梅说让他爱人帮忙拿一下废纸箱时,这样回答她:“我老婆是什么人,怎么能碰这种东西?”

他忘了,刘梅也是一位丈夫的妻子。这位收废品时会专门戴上护袖与围裙的女人,在生活中也是一位爱干净的主妇。

我们习惯性地遗忘一些人,其实大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就跟我之前并不曾留意刘梅,对她的境况一无所知一样。

这一次,我们走近她、走近他们,也正是为了寻求这样一种了解,以了解促进理解。

简单地揭秘、窥探与猎奇,显然无助于对他们的了解,更谈不上理解。因此,我们走到刘梅的身边,走进济南市王官庄小区的废品收购站,走进二环西路的货场,走进他们在城市角落深处的家,力求一步一步遥近他们本真的生活,同时触及他们的内心世界。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呼吁关注瓜农、菜农,关注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关注下岗工人,关注老弱病残。然而,我们从未真正关注过同样美化着城市的刘梅们。远离家乡、别妻离子,蜗居在城市角落的他们,几乎游离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制度之外,也始终未能赢得我们的关注。哪怕当他们在经济形势的震荡中默默承受着割肉般的损失,也从没有谁,向他们伸出一双援手。

济南市再生资源行业协会的数字显示,2010年,省城回收的废钢材总量达17万吨,废造纸原料13万吨。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链条上,恰恰是整日忙碌而被忽视的刘梅们,一点一点地让它们有机会变废为宝。

在倡导低碳和节能减排的今天,自觉与不自觉间,刘梅们所做的其实是一份闪耀着功德的善事。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如果说当时我们真的做了什么,也只不过是送上了一份尊重——像面对朋友、长辈那样和和气气、实心实意地与他们说说话、唠唠嗑。

如果不能做什么,就从这一份尊重做起吧。